

暑期實習工作報告 大公報

學生：吳景泰

弁言

感謝中文大學歷史系的安排，讓我有機會在七月三日至八月二日期間到大公報港聞課當實習記者。在這段時間裏，我就像其他正職的記者一樣，需要外出採訪，將拍得的照片上傳電腦，寫稿，然後將稿件傳交編輯過目，慢慢地就熟習了報館裏的編採流程，也窺見傳媒這行業的生態，拓闊了我的視野。對一個並非修讀新聞傳播等學系的大學生來說，今次的經驗尤為難得。以下我會將報告分成兩部份，其一是匯報我在實習期間的工作，其二就是個人對是次實習的感受。

實習工作匯報

我實習的機構為大公報轄下的港聞課，此課負責編撰報紙上的港聞版（即A版）。整個港聞課的職員約有四至五十人，與我同期工作的實習記者則有六、七人左右。而我的直屬上司為港聞課主任郭金鋒先生。

我雖非採訪車禍等意外的突發記者，然而在報章工作，上下班的時間並不固定，要待採訪前一晚接到通知才能知悉。譬如接到一單須於翌日十時前去採訪的新聞，以八個小時計算，當日理論上便可於六時下班。當然，記者需要完成手頭上的稿件才能離開，因此若要採訪兩單或以上的新聞，工作時間便隨時多於原定預計的八小時。大公報大致採用長短週制度，如本星期上班六天，下星期則上班五天，交替輪換。

在大公報當實習記者，基本上與正式的記者無異，除自備錄音筆、筆記簿以記錄受訪者的言行外，若課主任沒有指派攝影記者同往採訪，便要攜帶攝影機，拍下數張硬照，以供編輯挑選。初入職時，我和其他實習記者領取了一疊懸空了姓名的名片，日後採訪需要介紹自己時便可與公關或行家交換。

我在大公報的工作，可分為採訪與核對採訪通知(check assignment)兩種，在此我選出數日比較難忘的採訪，略作介紹：

（一）採訪：

（1）七月五日——「採訪地鐵電梯扶手安全記者會」：

這是我入職後第二天的採訪，本來報館規定實習記者頭三天均有正職記者陪同，從中汲取經驗，但不知何故，當日課主任只派遣我一人前去採訪。那時我仍未熟悉整個採訪過程，因此不禁感到有些緊張。到達將軍澳站的會議室後，我便記下與會者的發言重點，同時以錄音筆錄下對話，還要替地鐵新一輯廣告宣傳片的主角拍照，這對初入職的我來說，無疑是有點狼狽。看着其他同去採訪的行家，他們的表現相當熟練，令我初次感到一個好的記者應具備敏捷的反應，懂得迅速抓緊採訪重點，拍照時又要覷準有利位置。此外還要積極與公關和行家溝通，因為採訪時若遺漏了任何資料，也可以向他們詢問。回報館後，寫了一篇五百多字

的稿件，那是第一篇純粹出自我筆下的新聞稿。

（2）七月十四日——「採訪喜靈洲勵新懲教所職業訓練中心落成儀式」：

該中心原為青年懲教所，由於近年使用率下降，因此懲教署將之改建成囚犯釋前訓練中心，並於啓用當日邀請傳媒採訪。由於地點遠在喜靈洲禁區，懲教署相約傳媒在中環皇后碼頭集合，然後一同乘船前往。待船隻泊岸後，再以囚車接載傳媒到中心。是日天氣酷熱，暑暍難當，在露天的開幕典禮上，記者們均苦不堪言。所幸懲教署的公關技巧不錯，工作人員除立即印發新聞稿給我們，還送上糕點、凍飲及冰毛巾，服務之完備周到，令人不禁覺得自己真是所謂的「無冕皇帝」。

其後懲教署職員安排記者參觀訓練學徒的廚房、工場車間，又讓一名刑期將滿的囚犯與傳媒對談，分享感受。採訪完畢，傳媒便乘船返回市區。這次採訪，其實不太像工作，反而有點似旅行，就像普通人乘船前往離島一日遊般。然而除非是那些接受訓練的囚犯，否則普通人均難以登上該島。採訪喜靈洲釋前訓練中心算是我入職十多日以來較重要的新聞，因此三家電視台與其他電子傳媒亦有派員前往。我隨着大批記者等候「扑咪」訪問懲教署長，及後又被他藉詞遁去，撇下記者在會議室；又看到電視台記者要趕在離開前拍攝出鏡片段，越發了解傳媒行業的底蘊。

這篇懲教訓練中心的新聞稿連配稿共寫了一千三百字左右，加上有攝記拍下的照片，所佔篇幅可說是當實習記者一個月最多的一次。

（二）核對採訪通知(check assignment)：

採訪通知就是讓記者知道翌日要採訪甚麼新聞。在大公報工作，每天晚上都收到來電，負責核對的那人便告訴你何時要往何處採訪。我在採訪之餘，亦有兩天要負責通知報館所有記者的工作安排，那兩天完全不用外出，只需在報館裏工作。首先是入採訪單：各政府和私人機構在舉行記者會以前，必會傳真通知報館，我就要將所有採訪單內的日期、地點輸入電腦。到了晚上，我便將電腦內翌日的採訪表列印出來，然後打電話與行家（各大報館、電子傳媒）核對新聞數量，這樣做是要確保報館翌日的採訪日程沒有遺漏任何新聞。與三至四個行家核對後，就將採訪表交予課主任，由他決定採訪哪宗新聞。待他作好採訪安排後，我便可以打電話通知同事有關採訪的時間地點。Check assignment 的工序並不複雜，但卻極為重要，因為負責的人如說錯時間地點，採訪隨時泡湯。

對實習的個人感受

未做這份暑期實習以前，我以為進大公報工作會頗為清閒，最多是整理一些舊資料、錄影電視節目，有需要則幫忙「執稿」，僅此而已。

初到的第一天，的確是沒有事做，原因是沒有分發採訪給我們。但第二天開始，我們已是實習記者，只是還有正職記者陪同。數天後，所有的採訪、寫稿、入相，我們均要一手包辦。雖然採訪的新聞重要性較低，也少有讓我們跟進政治性的新聞，但這已大大出乎意料之外。我跟隨記者同事跑新聞，到後來隻身外訪，在工作的過程裏，我見識了很多「大場面」，對傳播媒介的認識逐步提高。每天都到不同的地方工作，每天均要接觸行家，採訪不同類型的新聞，工作形態相當「外向」。這份集視野與趣味於一身的工作，實非困守辦公室內終日對着螢光幕所能比擬。

關於新聞稿

當實習記者，學到的真是太多，就以寫新聞稿為例，一般人均知道寫的時候重要性當以首段為最，因為要在最短時間內讓讀者攫取該則新聞的題旨，其後各段重要性遞減，此之謂「倒金字塔」式。然而盡記着公式化的條文並不管用，寫新聞稿須綜合各類因素，如編輯的字數要求、該則新聞的重要性的低高、獲安放在港聞版哪個位置、受訪機構或人物給予的各項資料，再將新聞的重點拿捏精確，加上流暢而通達的文筆，才能登上報紙版面，否則只是徒增編輯課主任的改稿壓力。

而這裏又衍生出一個問題。近年有意見謂新聞從業員的水準日益降低，寫稿時往往只是抄襲受訪機構派發的新聞稿（Press Kit）或其他行家的報導了事，沒有新聞稿就不懂寫稿。對此，我認為新聞稿固然有其參考價值，但過份依賴只會令自己的寫作能力退化，成為抄稿動物。記者應對自己記下的筆記抱有信心，若採訪時積極找有關人士了解情況，資料充足，則大可以自己的方式演繹該段新聞，——新聞本是事件，但經記者選擇性地刪削增潤後便呈現不同的面貌——，無須再被新聞稿牽着走。因此這就是願意付出努力與否的問題。

新聞與歷史

從事新聞行業，在工作時經常要翻看舊時的新聞，為許多年後發生的這樁事件添上似新還舊的背景資料，就像歷史學家也要從案牘裏截取片段，為論文落下註腳。有一句話：「歷史是昨天的新聞，新聞是明日的歷史。」昔日的事件是過去的舊聞，而即使是新聞亦將走進歷史。傳媒被稱為「第四權」，有着監察政府、懲惡揚善的功能，史家在傳統中國則為春秋鐵筆，為古今人物的功過作出超然的論斷，兩者豈非有相同之處？只是傳媒爭朝夕，史家卻論千秋，昨日明天，亦終將化為歷史矣。

傳媒的生態

在傳媒工作，良好的人際關係特別重要，記者們雖分屬不同傳媒機構，然而所採訪的新聞卻並無二致。正職記者都有一班行家朋友，閒時互相報料收風，探聽行內秘辛。在採訪時，如因遲到而錯過了受訪者的發言，可以待稍後向行家細詢；若想拿取活動的其他資料，公關則會為你代勞。與行家和公關碰面，交換名片是指定動作。在傳媒建立起一個固定的人際脈絡後，工作自然容易展開。

當上記者後，感受特別深刻的是記者受重視的態度。某程度上，記者是連接新聞發佈會與公眾間的橋樑，與會者的訊息與訴求須透過記者的報導來表達。例如有一次我負責到大角咀重建區商戶召開的記者會，商戶代表在會上控訴政府給予的搬遷補償過低，等同「強搶民產」。想讓廣大市民知悉他們的「苦況」，最佳方法就是透過記者的筆端和鏡頭，將他們的訴求發佈開去。又如採訪一宗青年懷疑遭懲教署人員虐打致死的新聞時，死者母親由區議員陪同，到懲教署投訴。傳媒對事件的報導便會對當局構成壓力，促使其認真調查。

另一方面，政府推行新政策、商業機構推出新產品，或舉行一些大型活動，也要借媒體在社會的力量讓更多人知悉，由是之故，記者因其獨特的角色而受人重視（至少是召開記者會的人士；不過傳媒臨時撲咪也常要久候，甚至不得要領，就像有一次曾蔭權對記者視若無睹，逕行離去）。每到達一些新聞發佈會，公關總是殷勤接待，希望盡量滿足傳媒的要求。甚至連立法會議員，也對我這個仍需在名片上自填姓名的「實習記者」禮遇有加，在與政府高層會面前，主動讓我替他和其餘與會者拍照，好讓我「交差」。當然，與其說公關和其他要人重視記者，

毋寧說是對記者代表的那家傳媒的敬重。但我還是要感謝他們，對一個初出茅蘆的新人的幫助，同時亦讓我對世態人情，有了更深一重的看法。

最後，我要在此多謝各位同事的指導與扶持，以及大公報對我這個非新聞系學生的信任，讓我與其他本系同事一樣外出採訪，在趕稿、採訪、拍照的工作三原色的交映下，增進人生經驗，度過了豐盛多采的一個月。很多的人和事，即使已成過眼煙雲，但我不會忘記。

二零零六年九月二日